## 收拾残局

睁开眼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上方带着潮气的洞顶，重华还少有这样一觉醒来不在自己卧房的经历，所以花了些时间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这一想明白，昨夜的那些荒唐混乱的记忆连同着浑身上下的一样酸痛，就似以万钧之势席卷而来，险些又将他生生震晕过去。

其实此刻太多的情绪倒也没有，因为大脑完全是混乱的，重华不得不强迫自己深长的吐纳几番，借以平复此时异常的烦躁和混沌。只是这才堪堪一个深呼吸的功夫，就察觉到胸口上压着什么重物，以至于呼吸不畅。低头看时，却见一团火红突然撞入眼帘。

原来是一只样貌和毛皮都异常出众的火狐，由于狐狸的身形不算太大，那家伙干脆整个狐身都趴在他身上，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重华觉得这只此时昏睡不醒的狐狸是以一种近乎依恋的姿态伏在自己身上，完全没有戒备。那一身油光发亮的上好皮毛，因为受伤的关系也显得略微有些暗淡，一对狐耳此时也不是立在头顶，而是疲软的耷拉着，整只狐狸看起来给人一种格外脆弱无助的感觉，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惜。

火狐肚皮上温软细密的绒毛正好蹭在重华胸口，感觉有些奇怪，但确实很舒适。重华这才突然惊醒—自己此刻全身上下不着寸缕，只有一间被撕坏的外袍勉强盖在下身。

重华胸口剧烈地起伏，几乎有些压不住胸腔中的怒气，这混蛋昨夜做下那等恶事，这会竟然以这样一种可怜姿态来在自己身上，这让他便是有满腔的怒火也无从发泄，随手料理了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狐妖倒不算难事，但又有何用?

炽莲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有光线印在脸上，他艰难地撑开沉重的眼皮，光线是从洞口照进来的，但他眼前的影响仍然模糊，由于视线的模糊，身上的疼痛就越发清晰，他几乎疼得连倒吸凉气就不敢，因为那样也会牵动伤口。

他是突然之间一个激灵清醒过来的，因为即使视线模糊、感觉迟钝，也能轻易感觉到身下冰冷的岩石—他身边别无他人，此时他正独自一人置身山洞。心脏像是猛然浸在了冰水里，有那么几秒似乎都忘记了跳动，他辨不清自己此刻的心情，只觉得世界仿佛从来没有这般安静过，安静得叫人觉得空茫。

炽莲忍不住蜷起了身子，整只狐狸缩成了小小的一团，脸埋在厚厚的尾巴里，似乎是害怕其实并不强烈的日光。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竟然在伤重之时情绪失控的强行侵犯了重华上君，那个人是何等身份、何等出身，恐怕这辈子就是连做梦也不曾有人敢对他不敬，更何况是……

炽莲感到一种几乎灭顶的恐慌，那人虽然看似温和宽厚，对任何人都笑颜善语，然而他却知道，那人那张和善面孔下是一副怎样冷漠的心肠。如今自己因一时狂暴而不计后果地对他做出那种事，以他的心性，恐怕……

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突然听到洞口传来细微的响动，几乎是下意识的猛然抬头，自虐般地睁大眼睛，想要看清楚洞口的情形。

这时候视线已经恢复了多半，只见到从洞外投射进来的入光被一个高大颀硕的身影挡去部分，那道身影宽肩窄腰，气质俊雅高贵，即使此时逆着光线，炽莲也还是一眼就辨出了那人，正是他时时挂念的重华上君。

待重华缓步走进洞来，炽莲才看清他此时身上披着一件简单的墨色长袍，也未束腰带，装束看起来落拓不羁，穿在他身上却只显出利落雍容，一头墨色长发如同垂瀑一般散在身后，仔细看时还有些潮湿。炽莲这时才终于稍微定下心神，再仔细打量眼前身形修拔的男人，见他身上也泛着淡淡的水汽，便知道之前他是寻附近的泉水清洗去了。

想到这里，炽莲又是一阵愧悔仓皇，忆起昨晚自己在他身上发泄过后，最后一点精气也随之耗尽，重创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了，当即便化为兽形，晕厥在重华身上。也因此，在对那个尊贵的男人做了那般恶事之后，竟也没有为他善后，隔天还让他自己撑着去清洗，简直是罪上加罪……

反观重华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或者说他脸上根本没有表情，这对总是笑脸迎人的重华上君来说就很罕见了，他淡淡的看着此时趴伏在地上，由于伤势颇重动惮不得，却坚持着偏要面朝自己，以至于整个身子都呈现出一种看着都觉得难受的扭曲姿势的火红狐狸，显然已经不耐在他面前仍维持自己惯常的良好风度。

## 情丝缱绻

重华眼中只映出那双逐渐逼近的玫红色眼睛，潋滟绮丽非常，犹如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要将他的全副心神都浸溺其中，不得逃脱。

## 镜中轮回

昏暗中逐渐走近的男子，即使一身素白囚服，一头长发未簪，却竟是丝毫也无损于他沉静端和、雍容高贵的气度。颀长挺拔的身形，便是那粗糙简陋的长衫竟也被衬出许多风华，一头未束的银色长发，如同冰绸雪缎，倾泻而下，即便未佩发冠也丝毫不显凌乱。就是这样一个一身囚徒装扮的男人，竟是分毫也没有落魄之感，他步履从容、不紧不慢地走近，举手投足间尽是仿若出自骨髓的贵气。纵是在地府任职数千年，见惯了世间形形色色众生相的判官，也不得不从心底生出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恭敬。

他手中捧着生死簿，小心地迎上去，或许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上一次这般战战兢兢是何年月的事情了，毕竟地府之中无年月，这看惯了生死的鬼吏早就对万事万物都淡漠如一，哪怕生前是纵横疆场的统帅、主宰江山的帝王，甚至统领天兵的神将，到了这地府阴曹，便是一律前世过往如烟散，任他手中一杆判官笔定前尘。

只是如今却不同，哪怕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领这位贵人入轮回了，但恐怕无论见上多少次，他依旧是出自内心的小心谨慎、不敢造次。

“上君，”判官行到那人身侧半步落后的地方慢慢随行，恭敬地说道，“您依旧是不愿饮孟婆汤吗？其实，这忘川水孟婆汤也未必就是个坏东西啊。这世世轮回，世间苦难，何苦便要硬留在心间，更何况，即使记忆不曾磨灭，这轮回池中历经生生世世，连魂魄都要蒙昧，最后能记得多少谁又说得清楚呢，倒不若……”

“不必多言。”男子淡淡地出言打断，他声音低沉温厚，很是好听，却自带了一份清冷端凝，即使只是淡淡的几个字，也叫人不敢忽略。

判官讪讪收声，微微抬头看向男子，那是张极为英俊的侧脸，线条鲜明的下颚却不会让人感到过于刚硬，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并不显得冰冷，即使几番交往判官也没从他脸上见到过一个不同的表情，但判官却从未觉得自己被无礼对待了，有的人就是如此，即使不去刻意做什么，他的行止都妥帖得如同平常。

“走吧，有劳判官带路。”男子说完便闭口不再多言。

判官也不再多话，仍旧跟在男子身侧落后半步的位置，为他引路。

每一世都被心爱之人所杀，神魂俱震，神识和记忆较一般轮回更易动荡支离，虽这人直到现在仍在坚持保有记忆，但判官知道，用不了多久，这所谓的坚持也会如同沙尘齑粉，随风而散。只是他至今都不明白，为何这位尊贵的大人对前世记忆执着若此，每一世注定的背叛和仇恨、折磨和痛苦，此般记忆怕是常人避之唯恐不及，怎会还有人愿意一世世带着这些过往深入骨髓的黑暗和伤痛，去一遍遍历经自己就能预见的穷途，这根本无异于始终与苦难相伴，连片刻哪怕是假象的欢愉也看穿，何苦……

镜像如水波般晃动，当影像重归平静，入眼的仍是那忘川河前昏暗的凉亭，亭边立着一个身穿官服的身影，便是那手捧生死簿的判官。

不多时，远处迷雾黑暗中便隐约出现一个身影，依旧是平稳端重的脚步，素白衣袍随着行走轻轻摆动，那段挺拔依旧的身影，似乎无论经历多少年月、几世轮回，都始终风华依旧。

从那段身影第一次出现开始，炽莲的实现就未曾从他身上移开过半分，那双玫红色瑰丽无匹的眼睛里，如同灼烧着滚烫炙热的情绪，浓烈得几乎满溢而出，那是无比炽烈的眷恋，即使看尽了世间浓烈感情的判官，也不得不为之心惊。

待那身影走近，那张岁月无痕的面容依旧英俊如初，他面上仍是没什么表情，不显热络也不觉疏冷，只是即便旁人看不出，炽莲却是一眼便觉察到了那虽然细微在他眼中却分外明显的变化，那双端凝深邃的眼睛虽然沉静一如往昔，但止水般的平静下却隐约透出些几不可察的迷茫。

那一刻，炽莲的心脏像是被掏空一般，那是种猛然一脚踏空的失重感，让他觉得无所依傍，拼命伸出手却什么也抓不住。他知道，那人的记忆终究是在漫长的轮回和残酷的洗刷中被腐蚀消散了，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为何一世又一世永无止尽的踏入轮回，他似乎只是在做一件可在他灵魂里的事，必须要做，但为何要做、为谁而做，却是早已经模糊如同烟尘。

“上君，您可愿饮那孟婆汤么？”这时候，判官恭敬地在一旁询问男子。

男子脸上仍是淡漠，他转头看了身边一脸恭顺的判官，然后淡淡地开口道：“我之前可有饮孟婆汤？”

“不曾，上君您始终是不愿饮汤的。”判官如实答道。

“那这次便也如旧吧。”男子淡然说完便不再去看判官。

判官也不多话，只轻车熟路地走在男子身侧落后半步的位置，引着他走入一片浓黑的虚无。

影像到这里就彻底归为沉寂。

炽莲久久没有出声，一动不动的静默着，甚至连发丝都没有颤动一下，只是那双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那道身影消失的地方，眼神浓黯，似乎有风暴在其中酝酿。

那是他的上君，是他的重华，是他哪怕记忆被抹消、血骨被重铸，也无法从灵魂中移除的人。那个身影，从自迷雾中出现的那一刻他便认了出来，如何可能认不出？那是被他深深镌刻在骨髓里，溶进血脉中的身影，让他魂牵梦萦了生生世世，即使失掉了记忆也依旧将他的心脏填充得满满当当。如今再见，依旧是如初见时那般风华绝世、气度出尘，如何能不叫他眷恋、令他痴迷，那样的男人，是从身到心完全属于他的男人！

炽莲紧紧地攥着拳头，指甲都嵌进血肉也毫无知觉，此刻的他，满眼满心全是方才显现片刻的那末素白的身影，胸中如同有炙热滚烫的岩浆在翻腾，那被压抑了千年的爱恋和伤痛伴随着复苏的记忆，犹如破堤的洪流咆哮着汹涌倾泻，所经之地便是万顷高山也要夷为平地。

他已经说不清自己究竟欠了那个男人多少，又负了他多少，若真要计较这其中的亏欠，他怕是早已将自己千刀万剐、挫骨扬灰，但这般就怎么能够足够！所有亏欠的，他都必要亲自偿还，便是上天入地，将三界搅个天翻地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都要博一个从此相伴，即便得不到那人原谅，他也誓要永世相守！

哪怕过去了千年万年、历经了生世轮回，他依旧是还是那个狂傲恣意、任性妄为的妖皇，他要的便是不择手段也要得到！

魅惑绝艳的嘴角勾起一抹浅笑，是呢，自己依旧自私如故，谁叫自己是万年的妖狐，即便是修出了人性，也依旧保留着野兽的欲望和贪婪。那个人，他的重华上君，是他生生世世都唯一想要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誓要重新拥他入怀！

## 偶救小狐

“你笑什么？”重华偏过头，有些不解的问道，他身边那家伙已经意味不明的笑了一路了。

“嘿嘿，”晔明又笑了两声，“我笑你啊，今天可是破例了？”

重华不明所以，只用眼神示意对方别卖关子。

“哎呀，我说的是之前那只小狐狸。”晔明笑笑，故作高深的继续道：“你这人呀，向来惯会做表面功夫，跟谁都能处得来，在外头问上一句，怕是没几个知道重华上君的会说你一句半句的不是。只不过，那些不了解你的人当你是一副暖热心肠，可要我说啊，你这里，”他说着伸出手指在身侧之人的左胸口处点了点，又道：“冷的。”

重华从他开始说便只安静地听着，微微斜睨着他，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弧度，待他说完“冷的”二字，这才眉梢一挑，眼中溢出些意味难明的笑意。

晔明似乎早习惯了对方的做派，就坦荡的回视过去，还外带着一脸有些挑衅的欠揍表情：“别人不知道，我还不了解你？平日里别说半分闲事也不会插手，便是有人求上门来，要不要管也全凭你心情。今天到倒是奇怪，那小狐狸和咱们非亲非故、素不相识，你倒竟是肯出手相救，所以我才说你这定是闲出来的破例。”

重华还是唇角带笑的看着他，只一会，突然爽朗笑了起来，像是当真被取悦了一般，边笑边道：“你说的有理！可既是如此，我这冷硬心肠今儿个难得做了回好事，却反倒要被你拿来排遣，看来这闲事果然还是管不得。”

“我倒是真好奇，”晔明直接忽略了重华的话，自顾自说道，“像你这种做事定有所图的人，今天救下那小狐狸真的只是因为闲得发慌？你不会又在琢磨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了吧？”

“你这可就猜错啦！”重华伸了个懒腰，少年人特有的清爽声音回荡在山谷里，“我今天啊，还真就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